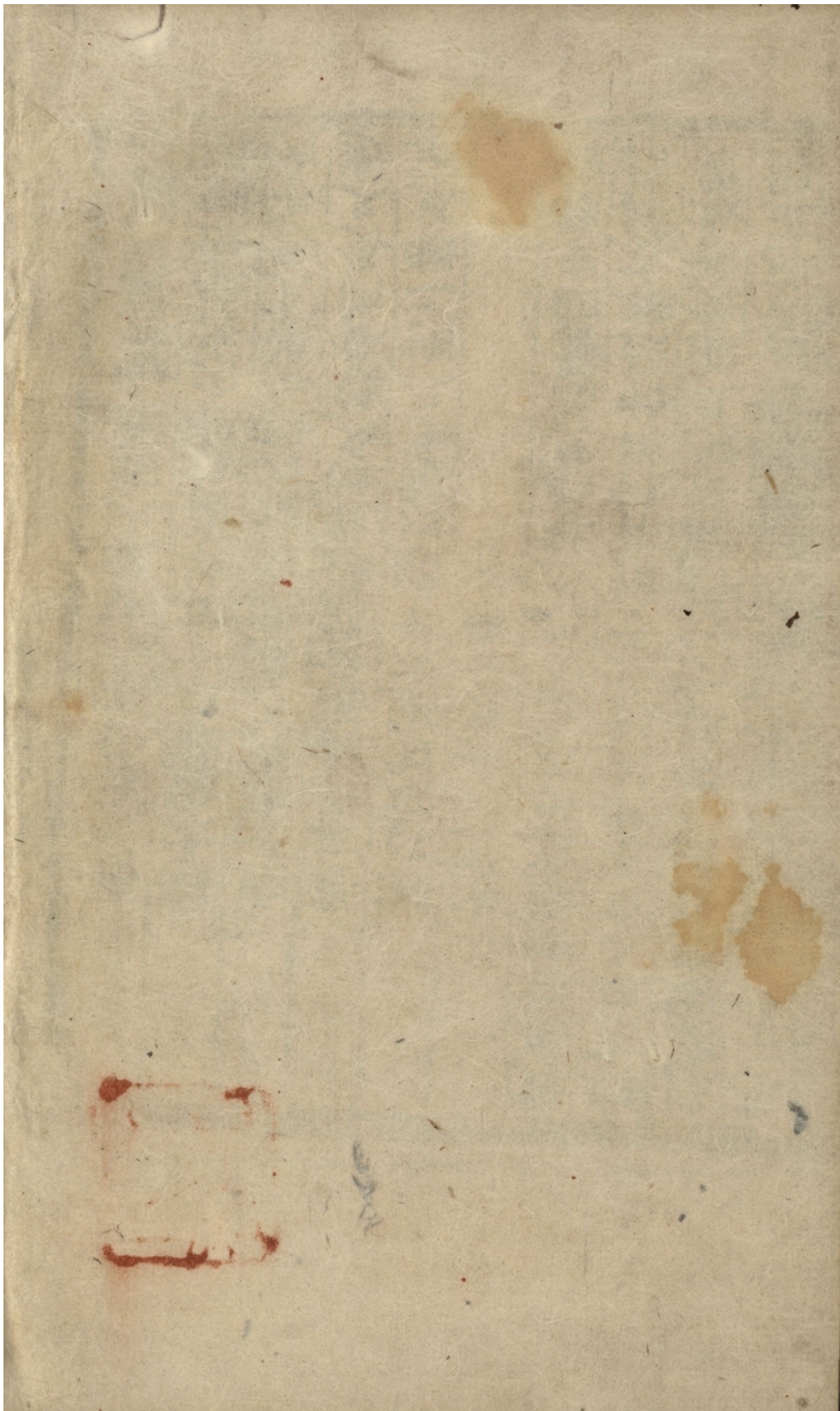


雜著
序記

晦屏先生文集

御

共六



晦屏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宗孫祖應字詞

爾生之夕夢見乃祖初度同日知亦匪偶一氣感通若
與相應空卒無忝益亦明聽恭惟乃祖志行可則始也
不羈一朝端勅力學無怠先民是程爰暨乃考克世家
聲冥冥眷佑篤生寧馨乃考誨我錫以嘉名冀汝長成
卒承令緒承之如何是惟在汝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豈
敢曩集甘就污下志無虛邪行必正直從師就友切磋
成德溫恭自虛毋驕恃力激勵圖新舊習是革庶張吾



家配祖增光八世宗業永休無疆乃考有知曷不嘉喜
宗族交賀儕友稱美迨今冠汝盍以是祝爰序幼承其
義可繹

牕銘集句圖并說

明牕集几
清畫蘆薰

開卷肅然
對越聖賢

起於正止於正

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
提掇此心
繳如出日

正

明命赫然
常目在之
動靜不違
表裏交正

事至斯應
即驗于為

事應既已
我則如故

始亦敬終亦敬

歲乙巳余在淵齋常獨處牕下或默然靜坐或對案
讀書或事至客來應之應畢復靜每朝日上牕房室

皦然照澈心界無微畢顯圖書筆硯牀鑪揮檠枕席
等物莫不昭鋪森列有不敢欺不敢慢底意遂有感
於夙興夜寐箴所謂提掇此心皦如出日之語欲因
敷演爲銘以自警顧自述自砭莫如取据古訓謹依
詩家集句法乃摭取前賢箴贊名言得十六句爲一
篇名之曰牕銘集句因排列为圖中置敬字以總會
之銘凡四章章四句首四句爲整勅身心之敬次四
句爲讀書時敬次四句爲應事時敬最後四句爲常
常顧諟無間斷之敬圖旣成揭諸牕面題其上曰牕
銘集句圖圖之占位蓋跨牕之四箭三間而圖下旁

右偏又直豎書下曰起於正止於正左偏曰始亦敬
終亦敬雙腳對立齊垂以承之蓋銘以正其衣冠爲
首而以表裏交正爲末是爲動靜循環粹然一出於
正之義而要之敬字工夫實貫徹始終故也坐立觀
省須臾毋忽萬一有助於閒居分寸之工乎余又念
是銘實感發於日皦牕明而作故不綴及嚮晦之工
固若可欠然而朝晝不至牯亾則夜氣愈清夜氣清
則平朝未與物接之時自可以見湛然虛明氣象晝
夜晦明之工乃不相因以發而皦然如日之心豈或
有間於暮夜乎然則是銘也亦將由明逮晦自顯及

幽周流貫徹無復遺憾或由此漸擬於終食不違之
工而為流通普遍之仁亦惟在積累用工而已豈直
以標揭牕壁為貴哉欲一與同志語此以質其愚安
也乙巳南至月日淵齋主人書

天學宗上日圖辨

衰病索居中因士友來往聞近日京洛異端新起所謂
天主之學來自中州都下學士大夫有聰明者多中其
毒是蓋自西洋國來轉入中國云其法大抵與佛相似
而近理亂真有甚於佛 朝廷嘗詰治嚴防而有難痛
絕其根余聞其說不覺悼心失圖愕然駭歎以為聖遠

道來百怪競起大戎僭據之後先王之禮樂文物盡不
腥羶中國蓋無可論而我東今日治教休明列聖之
培養已久諸賢之遺風尚存孔子孟程朱之統焯如日月
不意聖明之世有此妖魘之作此實係民心淑慝國
家興亡而為吾道盛衰之一大機括有志之士所當深
憂遠慮挺身奮發以要其嚴辨痛斥鳴鼓建幟一快厥
殺而後已恨無緣究其詳而得其要也其後乃得見順
菴安公所為天學設問十條李爾雅齋獻慶所為天學
問答一篇吾友晚谷趙聖紹所為雲橋問答一通皆所
以辨斥天學設為答問究極源委不遺餘力雖其文章

有高下之殊氣象有疆弱之別然而大率扶正道闢邪
說憫時俗病焚溺慨然自立於頽波之中而欲以隻手
障川瀆者三君子之言如出一口非所謂波憂遠慮挺
身奮發欲必嚴辨而痛斥之者耶自司寇詰治之後乃
有正論之繼發於下而相與戮力聲討故其泛濫橫流
之勢未必不由是少沮其功亦云不少矣雖然闢邪斥
奸之道自有深淺精粗不必窮詰於其說話形像之易
辨易知處而莫若先就其本根深奧處傾倒囊橐剔發
肝臟拈出其所謂要旨而尋討病根使其心術綻露情
狀昭晰不容少有遮掩逃匿然後庶見其摧沮惶縮消

散就滅有不敢更肆其氣余嘗得見安李二公說一冊
而其卷端空處有所謂大學宗旨圖者未知是圖乃亦
出於利瑪竇者歟抑其徒相與祖述而爲之者歟表章
宗旨提爲名目則可料其三昧秘訣無有濫於是者噫
名爲大學圖而圖之上面只特書私慾二字則是僞爲
私慾圖而有不得爲大學圖者矣人之一心本具天理
而私慾紛挐迭起以侵故吾儒心學必以存天理遏人
慾爲務前後聖賢相傳旨訣蓋不出此而今是圖乃以
私慾二字爲一圖之主張面目略不提及天理則是人
之一心只是一團私慾窠臼而本無天理矣其學之無

本領無主宰於是可驗而直孟浪爲異端虛妄之歸其
大頭腦固已錯矣克治存養相須共成如內修外攘之
不可偏廢必如是然後可以扶豎大本剷除邪私永保
無憂而以慾制慾其慾益熾天理本體無復可尋其學
似高而實卑其術似淡而實淺只出於釋氏之腳下而
掇拾其糟粕而已謂之甚於佛者亦過矣釋氏大抵近
理而此則無一端近理處釋氏有足亂真而此則蓋無
足亂真者不待更究其詳而觀於此圖足以得其大要
矣三君子之答問論斥也恨不以此圖有以發其奸而
摧其喙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者其不在斯耶蓋順

養之說其攷据甚博證明端的大體可謂得正而其說亦未免有病若所謂聖人所訓皆天主之教又謂西士之學言言皆實事事皆實比諸老佛空寂有間而特其言語貌樣舉措終是異端云者卻似斥其表而許其裏又謂或如世間管長之有長貳使之宣化西土者其說可疑未知此翁嘗何以看認而卻稱說如是耶爾雅之說其筆力條暢議論切實若所謂上帝無耳目口鼻之可以圖象魂魄精爽之可以廟祀而其曆法之得明一曲此猶鴉鵲之知風狐狸之知雨有不足信其知道又謂佛老陷天下於夷狄禽獸而天學溺天下於魑魅魍

勉云者其說煞有精采而其論釋氏地獄之說原其心
則出於勸善寂滅之教本其意則在於澄慮者未免過
於假借末段之欲明吾道以教之者爲得及經救弊之
道而但未能的指下手處蓋明道立教之責有不必專
在君上而爲吾徒者所當自勉苟非知所下手眞實用
力則曷足以明道而立其教哉故必反諸六經而講究
體驗深造得力義精理明不爲他技所惑如朱子嘗自
說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漸漸
有味卻回頭看釋氏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然後吾道
庶幾可明而後學庶幾可教恨不能痛快說此使聽者

有以興起晚谷之說其詞氣頓挫辨證宏博有足警發
而且并說毛學之弊一舉而兩討之其志固亦偉矣然
而其篇末一轉語反若謙退無始終力撐意象良可恨
也先儒謂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而爲天學之說者又謂
西學本諸天此其說若相近而實相懸晚谷蓋已力辨
而必參以爾雅之辨狀後當相發以明若爾雅所謂在
事物則當然之理是上帝也在人心則所賦之性卽上
帝也者可以發明聖人本天之義而與西學所稱恍惚
有形像之天主不同矣大抵其學動說天主往往可駭
卽此一圖可以洞見情狀而聰明才智之士乃不免風

靡影趨載胥及溺不亦異哉傳曰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朱子曰彼之迷昧爲可憐夫以搢紳名家之子一朝
被異說誑誘至滅絕倫理而不自覺非可哀可憐之甚
者乎或謂變速禍少徐當泡解電滅無以作菑於宇宙
間其言亦似有見而山東之鼠竊狗偷亦未嘗不爲秦
患則直自恃吾道之中正而忽於防患者豈君子周于
德之意乎慮不在千里之外者患必生几席之下此不
可不戒也窮居翫討之餘不勝過計之憂僭不自揆畧
述瞽見爲天學宗旨圖辨而欲以足補三說之缺豈敢
自擬於其鳴鼓建幟一快廝殺者耶恨不與三君子對

榻而一論之也歲辛亥孟秋月日晦屏書

中何嘗不在裏面辨

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南軒之說而朱子非之其說詳在朱子與南軒書矣百世之下公案已定此不但槩以朱子說爲重而有難輕議揆以實理旨義誠然有不敢間矣故自宋季元明諸儒以及我東諸老先生無不篤信師說遵守定本不復疑難而近世吾南先輩有忽力伸南軒之說爛熳說與於知友往復之書雖未敢顯詆朱訓而遷就兩間曲爲辭說至謂南軒說話有或未瑩而朱子未得領會云云張皇觀縷不止一再而

其大要則謂中有體用已發之後用雖形於外而體未嘗不在裏面乃引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以爲之證體仁嘗竊有疑于是以爲體用之說其來已久在天地則以太極動靜爲體用在吾人則以一心寂感爲體用所謂未發已發卽心之寂而感者也寂然不動而不偏不倚者是爲未發之中感而遂通而無所乖戾者是爲已發之和和者實中之形於外者也於是遂以中爲中之體以和爲中之用則所謂中有體用者固然矣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顧何嘗有分體用而各立

別地頭爲異位者耶噫道理之冲漠無朕是爲體而實
咸具萬用發育流行是爲用而實不外全體故觀中庸
費隱章費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而所謂微妙難見之
體不過在用之廣大流行處此不是別立各在者也今
以理之在人心而爲中之體用者論之則其寂然未發
之時是中也固在裏面爲體而及其感而已發之後則
此不過以其在裏面之體形見於外而爲其用矣故朱
子於此亦嘗曰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其發用而本
體卓然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又曰寂然感通周流貫徹
而體用未始相離又曰情之動處而性在其中此與中

庸費隱說相發而有不可更疑體用之分立也若以是而或把作二物各占地頭謂體則在中而用特形於外面用方形外而體尚在於裏面云爾則是體與用各爲別物而不相涉入用不是體之顯體不是用之隱豈不大悖義理之真耶然則如文定所云亦不過就其用以論其體爾何嘗外於起滅而論其體者哉故朱子嘗以是稱爲好語而又解之曰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夫以其不起不滅者謂不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以百起百滅者謂不是別有一物不起不

滅則此其義不帝明白精切而乃反引此欲證成其分
立體用之說則吾恐其未免自引而自破其說也豈不
并與文定之言而失其旨耶夫以南軒學問之深義理
之精偶失照管有未契朱子之意則此不過為知者之
過之者朱子大訓昭如日星以揭示萬世學者而乃忽
作為新論縱橫說出欲翻了已定之案此固已不韙而
顧其所以為說者又未知其必契南軒之意此余之所
以不能無疑也昔有人說心無體用者退溪李先生嘗
為文以辨之今之論體用者卻將體用作別物看一合
一分其說雖異而及其失義理之真則同倘有如李先

生者復出於世安知不又爲一言以破之耶大凡天下
之論無兩是之理若必以南軒說爲不非朱子說在所
不是安在其不敢顯詆也况南軒不是模糊說未瑩者
而朱子不是未嘗領會人言者則說出到此尤豈不十
分未安耶客有難之者曰邵子不云乎體立天地先用
在天地後此以體用分明截作先後分立獨不可分立
中外耶余應之曰邵子之言實與朱子說無異也夫地
未生之前此體已立而用未嘗不具其中天地既生之
後其用始行而體未嘗不立其間未嘗有體外之用用
外之體則此與朱子說當相發以明而不可遽疑其先

後之分立以是而欲證明分立中外之說者不亦誤乎
大抵後學之講學論道要當放究成法遵守正案白直
加工不敢苟為新說以亂之此不可不深戒也間居謾
錄畧述所疑欲一與同志論之豈敢肆然自多為若獨
得朱子遺旨邪

父卒三年內為母服說

喪服父卒則為母疏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則仍服朞
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申三年

出儀禮註

南菁伯問存齋曰斬衰三年遭母喪則雖已除父之
喪齊衰小祥後禮當伸心喪而世俗莫不駭怪皆以

短喪論之伏望據禮指教如何答曰父喪內遭母喪
當為服期行心喪一如父在為母之儀詳見儀禮註
疏分明可攷或以此問于朱子朱子亦不明言其不
可行似當一遵註疏而但此禮不行已久幸更問于
知禮處

葛庵答權一之曰父喪內有母喪則當以期斷既有
明文遵而行之更有何疑十一月之練既不能行則
月數已過而追行恐非禮意若使不違月數而行之
則其除之也當服除喪之服

右二說
主賈疏

杜元凱曰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服父之服

既練

父喪

則服母之服將除

將父喪

服父之服以除之

訖服母之服

出通典

金沙溪曰按疏說雖如此而揆之情禮終有所未安若父死未殯而母亾則未忍變在猶可以父未殯服祖周之說推之而服母期也如父喪將竟而又值母喪亦以父喪三年內而仍服期果合於情理乎杜說則似無服期之意未知如何

吳汝和問愚伏曰杜氏通典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死則服祖以周者蓋父屍尚在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故也若以父屍尚在而服祖以周則父死未殯而

母死者其亦以父屍尚在而不得服三年耶答曰賀循之議推之精矣左右因此又推又益精矣但禮論並有喪偕喪處非一而語不及此不敢臆說又答問曰服母以期乃是屬於父在千萬不得已而奪情者耳若又以賀循之說比類而降服則恐於心不安寧從禮宜從厚之說為得耶不敢知不敢知

右二說符杜說

體仁竊惟賈疏服期之說是孝子不忍死其親之義也杜說雖不明言其必伸三年而按母之卒在父喪葬後練前則至父喪將除之時當已過母之小祥而猶且服父服除訖而

反服母之服云爾則其母卒不服期而必伸
三年者豈不明白可據乎賈杜二說固無輕
重而存葛沙愚亦各殊見按存葛專以曾疏
爲斷而存齋則論及心喪葛庵至論十一月
之練問者至謂雖已除父喪而猶伸心喪則
其爲說反有濇於曾疏矣沙愚雖未嘗直舉
杜說爲主而沙溪以服期爲終有未安愚伏
謂於心不安說話意思暗與杜說相承沙溪
所謂猶可以三字又不免爲僅可未盡非斷
然無疑之語則是其語意又非以父未殯服

替之說爲亦未爲至當而其說不反浚於杜
說之只論已葬之後者乎兩說共行義理分
立後之學者將奚所折衷而舉行哉體仁安
竊以爲孝子雖有不忍死其親之意而爲父
屈母亦出於萬萬不得已而奪情則當父喪
母卒之日其遭變固極所處自異恐不必過
推父在之義以守其常而不思所以爲母伸
情也故父旣卒則雖於其未殯母亾而孝子
不得不主母喪祭及其葬也又不得不以顯
妣題神主事與勢迫禮不得不隨以變焉奚

獨至於服制而不然也若以父屍尚在而欲
固守父在之義則是主喪旁題皆若未敢而
既不以此為嫌則服制之獨以暮年者亦恐
斑駁不均未知如何大率禮緣人情貴得平
順若全無古說可依而只自徑情直行則固
為有罪若不然也俱有先賢明據而一則合
於人情一則終不安於心則奚必舍其合情
而行其所不安心者自謂有所受也哉故以
愚妄見則凡世之遭此變者似不得不以三
年賈疏不忍死其親之意則惟當存諸心不

忘若朱子所謂三年無改之中或有不得已
而改焉則能存得不忍改之義然後可以無
害於爲孝豈不兩盡無憾哉蓋賈疏所云實
儀禮經文之所不言賈疏只演出言外之旨
以補經意而其駭俗難行自近古已然杜說
雖不明言所以當三年之義而顧其語意斷
然無疑非出於勒說無稽大乖經義則豈敢
斥之以爲死其親者乎然則存齋雖嘗引朱
說爲證謂不明言其葺制之不可行而愚意
謂旣不明言其不可行則亦不明言其可行

也可知此亦所當商量近者得見三棄齋鄭
公所撰禮儀補遺則其父母喪同時爲母服
條首揭賈疏爲主而又以愚伏問答低一字
錄載其下若以爲折衷斷案豈曾無見而然
哉體仁以蒙然末學固不敢容喙於禮訟之
場而不幸親族有遭此變者有不可不相與
熟講通之以要据行而鄉里長德又辱見教
及此欲有以粗效妄見故乃敢列錄古說附
以臆論書爲一通文字而因僂投納冀蒙裁
誨又欲就正大方之門以決其疑只增慚懼

萬萬

蔡覺軒動箴說疑義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末云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覺軒說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
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也故曰同歸愚按是箴該
動之精粗誠之於思是就心之動勿非禮也守之於為
是就身之動勿非禮也此惟哲人志士能然而學者所
當取法也其語義正與聽箴所謂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相類所以特舉能者以勉不能者也故動之能順於理
則必裕或從於欲則必危學者當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毋敢或忽而其習之之久得與天性合成自然則可以
直與聖賢同歸而無間矣然則哲人志士之事此不必
以聖賢等分而只當分作動之精粗看了况以其誠之
之工謂是聖人之性之者豈可乎哉四勿工夫是下生
知安行一事而為亞聖克己復禮事若是聖人之自然
性之者則顧亦何事於四勿也故程子四箴皆就工夫
說來未嘗說到不思不勉界上而遽以此哲人知幾謂
是說性之之聖者乃不可疑乎以聖為哲人以賢為志
士而習則屬之賢性則屬之聖謂及其成功同歸則是
不過聖與賢自與同歸而更無學者工夫可驗處豈程

子作箴之本意乎此在近思錄有葉氏註平實正當為
可準卻恨蔡說之採入論語而不免誤後學也平日嘗
見此有疑故謾錄之要與同志一論也新安陳氏以這
性謂氣質之性此亦可疑

書贈柳學士士鉉

台佐

柳氏子士鉉擢金榜來訪山居貧約無物相
贈乃以四言詩八句為箴語以勉之倘蒙畱
聽萬一有助

上輔 君德下濟生靈增光祖烈勿墜家聲學業宏富
詞華何有 聖君賢相庶終成就

縣西多士勸諭文

本縣幸逢賢侯文教丕興既出四所訓畏而逐朔命題
考第論賞多士固已興起矣顧惟西一面生徒於一邑
雖云最少而亦多才雋自以無似不意承之忝在訓任
官意所迫屢辭不得疾病衰頹愧無以堪承萬一而乃
不免策駑強起黽勉應責則科文程式之外豈無可與
多士商量者哉噫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久矣長夏
炎熱羣居肄業志氣易以昏惰心思易以荒亂諸君將
何以自持乎若只追逐談笑悖謔謾語聊以度日則適
所以敗德喪志日就偷惰雖做得千百篇如錦顧亦奚

補於身心哉大凡爲人爲士之道此不只在文字之間
苟欲有志興起者則其門路蹊逕工夫次第自有聖賢
成法固將俟秋冬講讀相與講勉而顧今齊會課做之
日亦豈可以全然放倒無所用心哉若朱子敬齋箴白
鹿洞規陳茂卿夙興夜寐箴退溪先生伊山院規等前
後聖賢名言旨論必要隨處隨隙整容莊誦一兩次收
斂理會過庶不至淪陷壞處而亦或有恍惚自醒得見
好意思時節無似之所以望於諸君子者固不淺而顧
惟賢侯命題之意亦若實有所不止於此者如前朔賦
題所謂獨得宗乃若提示初學入德之門今朔題所謂

九三不言龍又若勸以日夕乾惕之意豈不欲因此爲
兆漸導以入之者哉時當太平聖明在上治化日隆
而爰有賢侯承奉明旨作成一邦教之不明者庶將由
此可明而學之不講者乃或因是得講竊願少須臾無
死得與一方英少策勵相先征邁不怠有以見菁莪作
興之盛豈非幸哉所謂壯元禮亦古例也而自多士先
倡亦一勝事衣冠齊會與社飲不同豈不曰禮始諸飲
食乎謂之壯元禮則此亦禮也長幼相接儕友相對固
應有敬謹揖遜之禮而衣冠拜揖坐作進退要當有節
度不放若只羣飲亂譁顛倒無倫或至紛爭則豈約日

禮饗之意也哉當日來會須各著上衣濟濟升堂拜謁
諸長老退與同儕相揖問寒喧談文討義待考文畢後
列坐飲食無使威儀錯亂失次向晚解歸一一入辭長
老始終無愆俾爲一場盛會勿貽笑見聞幸甚相望之
厚不勝眷眷畧陳及此千萬念之哉勉之哉

雷揭冰溪院壁文

惟茲冰溪一洞嘗爲釋氏所據中經亂離蕩掃湔滌遂
以泉石形勝之區終爲斯文俎豆之所天意蓋有不偶
然羣賢賸享陟降如在四時絃誦洋洋可興豈宜令荒
怪不經之類復得以干於其間而肆厥鼓譟哉顧院門

外溪上古樹下有所謂洞神壇每歲秋冬洞人輒大供
具祀神設巫樂甚盛鳴箏擊缶狼藉歌號聲入廟門其
爲不敬孰甚焉前人之所以不禁者或以氓俗愚惑有
難一朝痛祛歟况聞前此院或出財穀以相之亦可恥
之甚也名爲學宮而乃捐崇賢養士之需以助淫樂慝
禮之用者此何理也哉頃因洞人因院隸請施竊不勝
傷歎之至遂令自今以往只齊沐祀神絕勿復舉巫樂
噫居是洞而欲共祭是洞之神則是有据亦古人五祀
之義也於理非不經於院無不安非惟不必禁雖或與
之相助亦有說也若必令巫樂煩鼓而逼擾廟門則凡

爲學宮之體有不得不禁禁之亦不可不嚴故茲勅院
中諸卒屬禁令糾察有或乘間復舉者院卒輩當限死
嚴治同人亦次第論罪後之任院事者亦不可不知也
傳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固爲遠鬼之道而若
民義之所當務則已有壁上所揭白鹿規及諸賢銘箴
在焉盍亦知所勉哉

讀書謬錄

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
事記曾註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

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竊謂以庶子爲大夫
猶不稱庶而特謂之介子以表其副貳貴貴之義而不
加卑賤之稱則况以帝王之仲子諸子始雖不免爲諸
王子而及其入承大統君臨寶位則其貴貴尊尊之道
豈特與爲大夫者比乎於是而若不能深究禮意但知
其爲先王之仲子諸子而全沒貴貴尊尊之義其爲疎
謬不敬莫此爲甚當以禮經孔子說爲傍證決案

按記問

曾子

宗子有罪居他國則使庶子爲大夫者奉祀

而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是爲攝主
孔子曰攝主不配蓋攝主非常主之者故曰不配者其

禮畧於宗子謂不敢備禮不以妣配也竊謂宗子以其
名使介子攝行則是與介子之直以其名自主者有間
而猶謂之非其常主畧其禮殺於宗子而至不敢以妣
配則最長房之本非常主而只一時權奉者其禮豈敢
與宗子等而無裁殺減畧之道乎考位之祭以妣配食
恐違於攝主不配之義而有所未安故體仁方以最長
房奉祀會祖考妣祧遷之主而不無商量顧疑未敢遽
以妣位配食當更俟知者論定

漢武帝是甚麼英主而賊臣江充誣告太子致有天倫
罔測之變觀後來築望思臺可見非其本心賊充之罪

可謂萬戮難贖是知賊充非但誣戾太子實誣武帝罔
極也非但爲太子逆臣實爲武帝逆臣也非但爲太子
讎實爲武帝讎也宣帝以太子之孫旣入承大統爲先
皇帝辨誣爲先皇帝討逆爲先皇帝復讎歷剔肝肚播
告萬方則雖使窮源討流殲盡餘黨以至校心無憾庶
幾上無所礙下無所嫌而太子之極冤無罪不待更加
伸辨自當蕩滌條昭融燠如日星當日漢朝諸臣未聞有
倡此義者千載之下不能不爲之嗚泣嘗讀漢史至此
特有感鋒之

小學大學是始終相須之工故朱子作大學章句序文

及或問必兼舉小學說來作小學題辭又必并舉大學
說去一體發明未嘗偏舉小學題辭所謂建學立師之
學字蓋兼指小學大學而所謂以培其根者是謂小學
之教也以達其支者是謂大學之教也故其下卽以小
學之方灑掃應對窮理修身斯學之大二節承之以實
其義豈非的確明白乎然則小學集說乃以小學大學
之教釋培根達支之義者可謂正當而新刊註則不兼
舉大學只就小學指證以養本性爲培根以充四端愛
親敬兄忠君悌長爲達支恐失本旨新刊取舍有未可
知

大學無存養工夫此先儒說也後人有論著其說謂於
誠意正心二章存養工夫自在其中其說似矣而以愚
之見大學與中庸自別中庸直說到未發之前故戒慎
恐懼是爲存養工夫而大學只就發處用工故所謂誠
意不過誠其心之發正心不過正其心之用而未嘗說
到未發存養之工其謂之無存養工夫者可謂得其正
意何必推演立說揆究言外謂存養之工自在其中乎
然而章句特以敬以直之一句追補傳文而始微發其
義則所謂存養工夫蓋於是存焉

本國經書諺解大抵多可疑而惟詩經尤甚若所謂左

右筆之之筆字是固與鍾鼓樂之之樂字叶韻東方明
矣之明字非東方則明之明字與朝既昌之昌字月出
光之光字叶韻而薇亦作止之作字與歲亦莫止之莫
字叶韻則本章音節不啻明白而謚解只從方俗俚音
筆則讀以毛音明則讀以庚韻音作則讀以八聲音而
詩人所叶音韻未免絕落若此類不能盡舉似當一從
反切釐正而有難卒改不能無恨

心經夜氣章小註西山本註所引朱子說自晝之所爲
以下至卒語與孟子集註多不同所謂晝之所爲既熾
則必害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不勝晝之所爲云

者其既熾既薄四字實集註所無而此則有之下這
字則若以晝之所爲爲但指意終熾盛處而下這
則若以夜之所息爲全就氣上說此固可疑集註則
轉相害至於之下謂夜氣澆薄不足以存仁義而此
至於之下謂平朝之氣不足以存仁義則此與集註
違陶山講錄中未見講說及此亦可疑而觀寒岡以
發揮書特以集註說換載想亦不無取舍之義

昔年以先祖碑文事往訪蔡相公于漢城畱數日在
坐語公忽提誦星湖李公事謂李公於經書集註多
改句讀覺於後學有功體仁請問其畧公乃舉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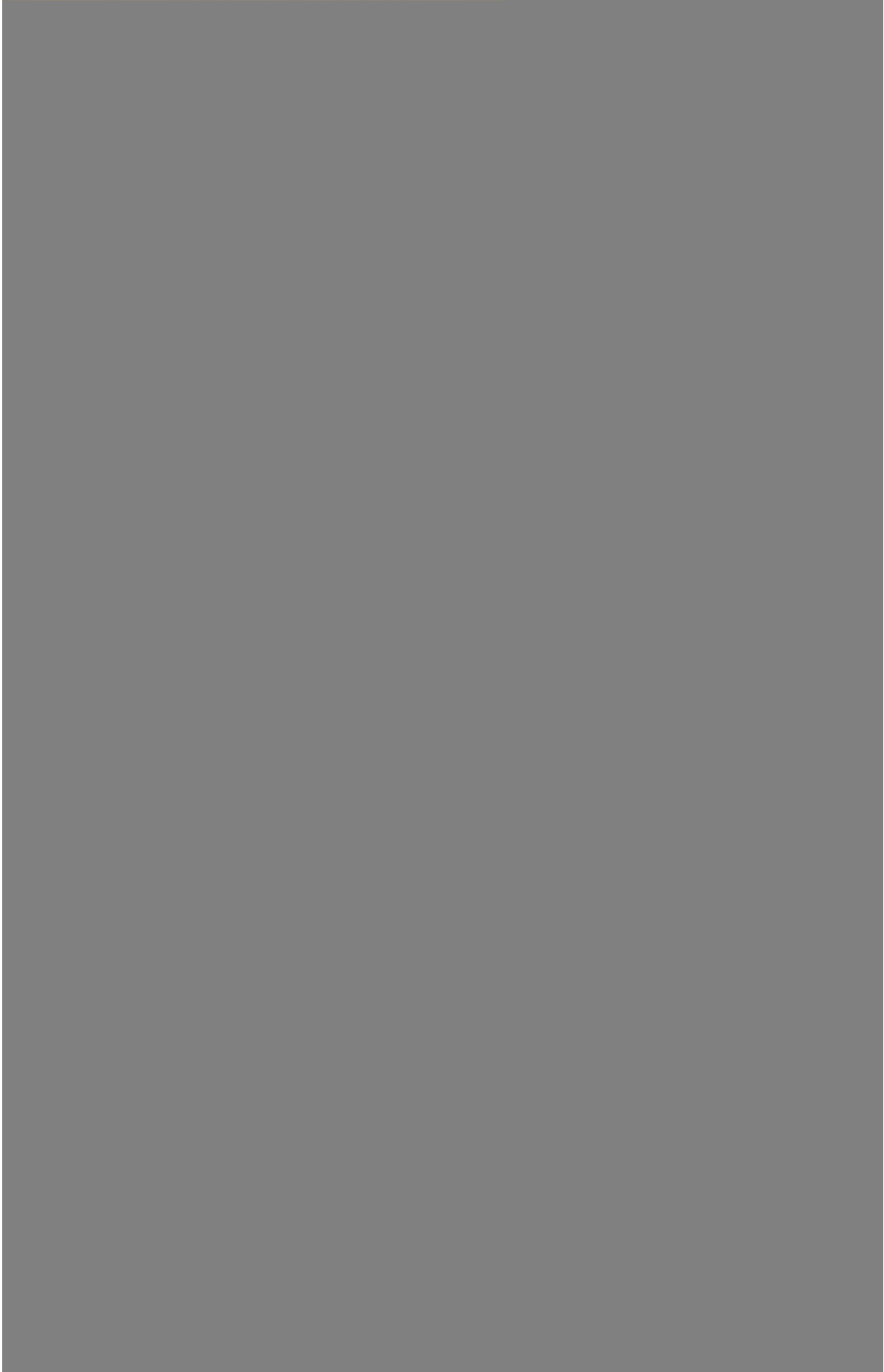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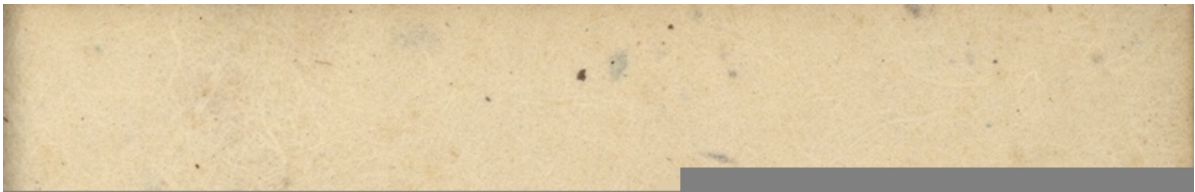
鯀章說謂李公以穀鯀若無罪就死地之若字謂集註所解是無義遂以若字謂如易夕惕若之若字把作然字義看謂之穀鯀然而乃以穀鯀若三字爲句懸吐其下曰牛是無知之物豈嘗故自穀鯀有若無罪就死者然也其說儘好未知如何體仁答曰解經之法或準以義理或參以事實只看取其順不順如何耳今以這句若字之義從集註讀而有或不順於理難容強究而幸有別義可以順理解得則或出於不得已而姑爲別說以俟知者固可也今集註所解是全就齊王心上發明顧爲精切奚容夔議以牛之無知言之則固不必有意

穀鯨有若無罪而若反就齊王心上論之則以其有惻
隱之心故視無知乃若有知視無情乃若有情顯顯若
無罪就死而不忍遽殺則以羊易活之仁未始不由此
得來而集註精切之至非後世膚見所敢容議何苦捨
此而更立別說云云耶恐不免尚奇好新大失本旨不
佞居在嶺表竊聞李公白首窮經高臥林泉文章高古
義理精博而恨未得一進掃門幸蒙提誦得窺影響第
恐不能無疑公不以爲非卻淡服鄙說謂之誠然誠然
而末乃自云平日素性疎闊全欠精密理會覺於古書
都是錯了讀也當日一場酬酢耿耿如昨至今追思有









凡二百八篇賦一序一祭文二書一體仁曰書不可以
無名念兄未嘗自有所號無可據稱而惟所居里是爲
龜洞古人蓋有因其所居以名其書遂名之曰龜洞逸
稿旣而伯憲又請小有說爲序書卷首體仁不忍提述
欲下復止歷數月始淚而言曰嗚呼如吾兄者固可悲
也已兄之少也豪邁駿放不入羈勒若不可以自制者
而一朝忽斂然爲雅士拋舉子業慨然有志古人之學
持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朱子書節要陶山老先生之文
口誦心惟揆蹟微旨以事親奉祭居喪待賓友處族鄉
皆有出人之行知友至今誦之又博觀諸詩家如少陵

青蓮東坡山谷玉溪子簡齋放翁遺編無不慣誦其詩
鏗然有古聲鹿門李公嘗見青巖石泉二律謂有唐人
餘氣兄之生僅二十九年之間而其所成就蓋已如此
豈宜終沒沒者哉惟其瞥然泡化名聲久未聞今其歿
未二十歲而芳躅漸泯日遠日忘嗚呼如吾兄者固可
悲也已兄嘗存羅憂苦早管家務日應賓祭事物之煩
而不能專意於讀書每中夜不寐怛然興歎恨無以脫
去纏繞而超然拔俗之思往往發而爲詩所以言志述
事觸境謳吟而亦必以澹雅爲主故不務爲奇麗詭特
之辭今按稿如爲學寓歎旱災感秋有感走筆遣懷夜

坐書懷示諸弟諸友自述偶吟等篇皆出於傷時知命
懋學自珍之意而詞致最切其餘諸詩又皆溫藉精端
力祛陳言或間以悲涼清楚之音而亦不失爲雅言以
至文賦書序皆極有味使人讀之足以見平日所養之
深而真若老成宿儒之作亦豈只以唐氣許之哉今吾
與伯憲之意蓋將以此稿欲持示兄平日所與相來往
者與之共論悲懷又退而藏之於家以遺子孫使之摩
挲吟諷槩徵志行而顧吾於慘傷痛惜之中有不能亟
修其稿塵箱敗墨蓋多亾失嗚呼亦可恨也已世之仁
人君子或有取於此而肯一覽焉必拊卷興涕惜其無

命思有以發其幽光而照示來後乃空藏是卷以待之
歲昭陽協洽孟春下澣從弟體仁謹序

縣宰徐公詩論後序

我戾徐公莅縣之數月以興學設教爲急旣入鄉校講
大學赴縣北講西銘冬十月又詣于藏待書院招縣南
多士講太極圖說而歸而作詩若論俾卽相酬體仁以
無似亦嘗與在招中厠父老長者之後同聽講說凡有
疑晦輒陳瞽見聖人定之之義體仁實受教于長者而
動靜互根之說公亦不以體仁爲非體仁嘗竊以爲圖
說之作說出圖中之蘊苟不先究圖象而參之以說則

是圖自圖說自說曷足以知其義哉故體仁嘗欲一据
圖象爲本證以註解徐究其道體之實而逐節鉤論則
庶幾得窺其髮鬚而乃未及焉又竊以爲周先生作爲
圖說之意固欲闡示性命之本使人得立其人極故其
用方之地惟在修吉悖凶其本則又在主靜及其爲修
爲之方則朱夫子嘗足以敬字主敬之工又自有方法
一篇之下落歸趣於是在焉講圖說而欲得以實體於
身者不可不特講此義體仁欲提叩及此仰請于公及
諸父兄一爲之說破有以感發興起而未及焉噫其可
恨也已雖然念公於朱墨倥偬之暇能超然抽身唱進

儒冠講世俗所不講之書威儀施設儼然有古師儒之風雖其平日用力之深淺有不敢窺議而此固已奇矣又况竊讀其詩與論詩能究溯於道器之微妙而無世俗浮夸語論正體仁所嘗與人深辨者體仁嘗遊畿湖江右見論學者往往致疑於知行交修之說謂人固有所已知者猶病其不能盡行奚庸致知爲莫如且從已知上行得去甚則以朱門教法爲可疑謂孔子教會子特待其真積力久始語以一貫朱子輒先教玄微近思錄爲初學工夫而以圖說爲首此豈初學者所易窺測哉體仁時聞其說極言以辨今雖不能盡舉而其大約

輒妄引先儒語謂退溪李先生嘗劄進聖學十圖亦以圖說爲首而自謂與近思錄同義乃謂學聖人者求端必自此而用力於小大學之類及其收功而溯極一源是知首揭近思此初學求端之工也晚告一貫乃溯源反約之事也故近思錄卷首所載朱子識語中亦嘗以求端反約爲言而呂東萊特辨其首揭圖說意其言約而甚明不待夏卞而知矣因竊爲引喻之說曰今夫皇都爲四方之極而遠在萬里外苟非身歷目覩固難驟議而凡出門始發軔者亦不可不知有皇都而審問方尙不然顧何由尙尋哉疑者稍以爲然而未知其斷然

心服此說紛紜競起有足可駭體仁方竊憂之今公忽
以此爲題欲與多士共卞其意豈偶然哉但詩之所詠
出入空妙而無反身自修意論之命題與場屋試士相
類方講圖說之旨而反偏主於寒泉編錄之意固若可
疑然而非卓然以講書興學爲先務者亦不足以與此
曷可少哉乃將推其所有而發之於政以濟一方之民
其爲幸賜又何如也體仁以不文固不敢妄有所議而
旣辱公命未敢終辭欲敬承公意特論首揭之義則私
見如右不欲苟爲欲綴緝前言汎論一源之妙則註解
已備不必更贅遂不得已而別爲之序畧道其講討未

究之恨賢侯作興之美而亦附以私辨繼之以詩冒昧
投報惟冀公之鑑恕裁納於斯云爾

龜園贈別帖序

龜園贈別帖此爲再從姪鼎梅而作梅之奉家廟南下
也固將永離鄉園無復歸期諸族相與興嗟而梅之意
慼慼也遂各爲歌詩以贈其行所以識其別也梅之行
也諸族相攜出門外拜送神位因與梅別簇立街衢躑
躑移日以望其行是日也寒日向午原野蕭條見其行
旌飄忽逐望漸沒至不可復望乃止是夜余與諸弟姪
愴然言曰遠矣梅之行已不可及矣顧梅之意欲以諸

族詩歸詠於客中亦可悲也蓋亦編載爲帖因便投遺
爲得慰其意者乎咸曰諾遂相與成是帖旣以當日贈
別諸詩揭首而因以梅之所和附焉送梅之後有所吟
出恨別餘意寄來於去後者亦載之武陵精舍韻此聞
梅之所傳聊以戲次非臨別贈行而嘗爲示梅作故并
附帖末總若干篇梅之觀於是帖也將宛然與諸族復
會從容相對話別詩帖之助爲不少也雖然諸族之愛
於梅而必欲與之相勉者亦不止惜別而已此在贈別
諸詩已畧有及之者梅當默會而自勉之茲不復焉龜
園乃龜湖於梅故園也此帖蓋爲梅作故表其爲故園

諸族所贈而名之曰龜園贈別帖欲慰其思故園故也
戊戌窮臘月日再從叔書此爲序

察訪張公行蹟序

余少遊屏山得以畧聞故察訪張公嘗以孝聞既又
聞其賸享白川槩知其有行義之高而衰病杜門恨無
緣得其詳公之后孫光漢忽賚公行蹟一通以來踵余
門而請得一言弁首余始奉而覽之寂寥小卷子非所
以收錄公平日遺文隻字而特以後來若干稱述文字
載之首揭西厓柳先生所爲碣文一篇而附以白川前
後奉安常享祝諸作皆信蹟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公以資性學問之美爲親盡孝始終無憾行之七十
年如一日非所謂永言可則者乎又能推而至於過密
不懈終三年嚴謹盡禮此則非人人之所易能而孝之
爲百行之源者信不誣矣柳先生蓋與公爲內外戚親
公之平日居家實行及日用細節此先生之所嘗親見
熟知而得其實者豈但出於耳聞者哉先生一言之重
如山嶽而旣嘗以公薦 聞于朝至命之爵公之歿又
特爲碣文記實刻石傳後而其後諸君子祝文諸篇莫
不以此爲据稱述備至不佞平日蓋嘗淺之爲知公不
圖其至行實蹟之若是可欽也爲公后孫而欲爲公發

揮潛德者可謂知所當務而無遺恨尚復何求哉抑余
念公之六世祖遼山公嘗以麗季名臣避 聖祖三幣
之聘剃髮入山大節卓然余嘗編其實紀而今又序公
行蹟惟忠惟孝家法可觀公之行義豈曾無所本而然
也哉遂并書所感以歸之

崔上舍遺稿序

嗚呼此吾匹友崔上舍仲久遺稿也仲久下余六七歲
以生而今其歿已二十七年矣余今老不死尚呻吟在
牀而見上舍之子已次第成立抱乃翁遺稿謁余請存
削去取且要一言并首余覽之安得不怛然興感也上

舍娶吾從祖妹爲其婦自年未弱冠時出入東床朝夕
與吾遊處論文講義一心相許以及中身蓋知上舍淡
莫吾若也上舍以數咎耆翁先生之從子資性絕倫儀貌
皎潔服習家訓儼然夙成旣又從遊於大山李先生之
門早聞爲學之方慨然以古人自期其志意之勤懇見
解之明敏固已見許於師門而儕流謂未易及旁治舉
子業早登國庠不以是自多常汲汲若有所不逮沈潛
經訓質疑請益欲必體諸身心而其入頭大致必要以
孝悌爲本詞章筆藝顧非所重而亦皆精媚特達需用
不滯以其資之美志之篤才之高天苟假之以年使之

沈涵蘊畜靡絕不練孰而卒究大業則吾知斯道之責未
必不在斯人而吾黨庶幾不寥落矣豈不惜哉上舍旣
歿數年其弟士矩父猶痛惜不已不忍其湮沒無傳收
拾遺蹟得詩文雜著書札若干篇欲以此編輯藏弄垂
示後人其意亦不偶矣第上舍早歿故著述無多其歿
後又多散佚今所集不過數卷爲若可恨然而今觀其
與師友往復書及湖上劄記一通足以認歿時成就已
自不少而平日觀感於師門爲最切令人讀之不覺起
欽而其北遊詩一篇乃其年二十三歲時作詞趣筆力
宛轉平叙依然若出老成人手此亦足以徵其志行萬

一奚必多乎求哉往在庚戌秋上舍之胤子涪以士矩
父之命齎詩文一卷來託謂將繼此增搜以來余病未
下手藏之巾衍以待之涪也又不意奄忽父子相繼歿
闕天意固未可知也迺者涪之弟洵若潑既葬兄畢以
兄遺意又齎送書札一卷寄書申請而其語亦可悲力
疾強起拊卷興咄畧加刪校乃特題其卷面曰崔上舍
遺稿而因次蕪語以還之恐未足以少慰幽明也歲丁
巳維夏上浣同遊申體仁書

龜窩遺稿序

嗚呼吾豈忍序若和遺稿耶若和後余生十餘歲嘗以

童孺從余問學也今若和歿既三年而吾迫七耄差不死
但見子姪後進相繼寃化五內盡朽百念俱灰吾豈忍
序若和遺稿耶若和之喪期纔畢而其子祖榮懼乃翁
遺蹟之寢湮也爲之掇拾遺文得詩札序記雜著累十
餘篇附以前日龜園諸族贈別諸帖及葬祭詩知舊誅
奠詩文諸篇合之爲龜窩遺稿欲以垂示後人既又袖
其稿徒步重繭跋涉遠來請余弁其首屢進而屢懇不
已亦豈忍卒孤其意耶第余念若和已古矣雖不可復
見儀形而其真面在此讀遺文而想見其爲人不必待
吾言加損且余於昨年因榮也之曳衰來請不得已而

爲若和誌墓旣畧述其平日言行文學表裏始終可愛
可悲者爲若干言亦載在是稿卷末覽之可認亦何必
疊架煩提只自增悲也無已則有說焉若和旣老子丹
而終于丹丹之人無不赤心欽愛許以信義情猶骨肉
知若和深且摯莫丹人若也吾意以爲使榮也攜是卷
歸而就丹晉賢士友與乃翁知者慙懃致辭得一言畧
叙其實以揭卷首庶終爲公案可傳顧此耄荒一語未
足爲重盍亦亟圖之哉旣與榮面語及此因并書以貽
之青鼠重元節晦屏題

孫積汝有慶字序

孫君有慶於余戚親也以其尊大人之命挾冊訪余畱
止數月旣受讀大學一通今日歸矣問字於余余命以
積汝而且告之曰積善者必有餘慶此古語也世之論
者或但推本前世之積善而冀蒙餘慶于後人豈若反
身自修趾美承休必懋積是善于厥躬哉故必早辨於
舜蹠善利之分而能復其本然之性使善之積于內者
必積之積之而又積之以至充實而有光輝則在我固
已無憾彼殃慶之自各以其類至者雖不論之可也余
惟君之家粵自月城野村諸公其善之積也久矣今至
于君固應享其餘慶而顧君父兄之望朋友之期豈不

欲必於君之身而積其善哉今君承家庭之命而讀大學之書日講誦於格致誠正之說而知所潛究可謂能反身而知所務者矣將不難於善利之辨者矣將復其本然之善而積之不已者矣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將由此可期其父兄朋友之望固有不出於是者矣故余嘗勸其必循序漸進勿要驟躐竢讀論孟既通然後始會極中庸於是而苟能實用其功心體力行積歲月如一日則善之實有諸已者固將充積發越心廣體胖以至於仰不愧俯不忤而隨處自得日用無礙其爲慶也亦孰大于是積汝勉之哉積汝資性醇謹才思夙成觀

其能旁治舉業而不背繩律其前世積累之餘慶固將
於積汝發之亦不可不賀也

崇敬錄序

入之一心合理氣統性情爲一身之主萬事之本者或
不免邪私所蔽物欲所引昏昧放逸出入萬變而無形
影之可指方向之可尋苟不致操存涵養之工則曷以
保其天理之明而不爲外誘所撓汨哉嘗竊惟之吾之
一身知覺運用雖莫非心之所主而敬之一字又爲一
心之主宰使是心欲必存存裏許總領百體而不至昏
昧放逸則蓋頃刻舍是敬不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而爲徹上徹下之工者敬也故自灑掃應對至於格致誠正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至於中和位育安百姓天下平莫不以一敬字貫之千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曷嘗有外於敬者乎聖人之敬與學者不同雖曰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而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亦不無警惕維持之意不可謂全無所事不用些力而在學者則其工夫節度自有次第若不究古聖賢旨訣之明淵源之的而列錄編載合成一通若朱子所訓類聚程門論敬處觀之者而日夕擊討反復不已則亦奚由端的省悟感發興起欲必實體于身而知所用力哉余以譎劣空

疎兼以耄荒其於本領工夫了無實得固不敢與議心
學而少也從先生長者遊得以略聞主敬之說與同志
論學亦或掇拾糟粕動說及此而恨未能究極源委的
認成法而有以自勉數年前嘗占得閒日月試博取經
傳史記羣聖賢書特以敬字爲標準而歷究其旨訣淵
源一一拈采片片謄出欲編作一部藏之巾衍已久而
亂藁無別縱橫錯雜未暇勘定昨年春始因子姪申請
欲爲之整頓序次而病眼模糊無以攷檢遂令家兒鼎
輝逐條歷提再三誦讀以聽之只自閉目塊坐默領心
會商量去取指揮編錄以聖賢相傳旨訣之要集爲一

通而分上下各有通集列錄以聖賢相承淵源之正合
爲一統而又分上下各有通集列揭是併爲元篇且有
所謂旨訣續集淵源附集二通承元篇次載至若懲省
錄此別爲外篇係末以備監戒而合而名之曰崇敬錄
令鼎輝紬繹繕寫僅成草本尚不無遺闕舛誤不得不
更待勘校然而其大體已成觀於此而欲有以從事是
敬則至論備載大統昭揭一開卷而爛若日星所謂操
存涵養明天理勝私欲而得一心體用之正者庶將由
是而可求此只要自勉而與同志共覽而已豈敢曰拈
出要旨發明心學哉嗚呼子路以聖門高弟爲百世之

師而及聞修己以敬之說則猶不免少之而再三申問
矧如後生末學未嘗眞實得力於敬則亦安知其功用
之大足以體信達順而終至於安百姓也敬之功用甚
大而其工夫特要嚴密此當從儼若思始而所謂整齊
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初學最初下手之地凡厥有志
於持敬者盍亦知所當務哉歲乙丑仲夏月日末學鵝
洲申體仁序

記

三守軒記

三守軒安陵李公隱居東海之濱家世問學天資近道

嘗有味於許文正公屏銘三守三勿之語而特以三守
名其軒拳拳服膺歿身不懈不佞嘗竊惟三守三勿此
便是顏子四勿之工而乃其目則擬諸曾氏之三省三
省之序固以忠信爲傳習之本而三守之守口守身又
當以守心爲本曷不與之相契哉惟四勿不言思又并
舉視聽爲目而三守乃不免偏舉而闕其二又以守心
爲主固若不合顏子之所嘗從事者矣雖然四勿之勿
字此實心之所以爲主而爲勝私復禮之機四勿未必
不言思而三守之所謂守心勿妄念者固將總主一身
周流貫通雖不歷舉視聽而視聽自勿妄奚恨於偏舉

而闕二者哉然則所謂三守之工亦當以三勿字爲機
而機牙旣幹石自隨非所謂勿旗一麾羣邪退聽者
歟西山真文忠公嘗有意克復之工而特以勿字名其
齋爲箴以自警亦有見於勿字之義者矣李公之必以
三守名其軒而欲從事三勿妄之工者其亦聞西山氏
之風而興起者歟惟不以三勿名其軒而特揭三守爲
名者此徒爲溫平持循之工而非嚴猛禁止之辭其精
神意象雖若不及西山氏之真切然而從古學者力量
氣象莫不各因其天分成就其大小彊弱分數不必與
之相齊顏子之克己復禮仲弓之主敬行恕不無乾道

坤道之分而要其歸則俱是爲仁此不必深疑也公之
少也嘗從遊密翁之門而得聞存葛兩先生之學循循
雅飭不出成訓晚忽不幸兩眼不視物不以此自廢輒
晨起盥櫛衣冠端坐終日聲色溫溫不變常度今以公
欲擬之於四勿克復之勇則斯固未知而若論其得力
三守萬一彷彿於敬恕持循之實則或庶幾近焉抑又
念顏冉之學固皆不出敬字而及論持敬之方則必先
於其外面有形象處著力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朱子所
謂正衣冠尊瞻視此最爲親切下手地公之必終日夜
冠端坐不以衰病或間者非所謂知所當務而得制外

養內之術者歟噫亦韙矣公之子聖執父於不佞從母
兄也亦以孝友忠信趾其美年踰六十既畢公之喪永
慕不已一日見不佞略誦公平日名軒之意而欲發揮
三守之實以星江權公所爲記者一篇示之而要盡發
餘意之未盡究者不佞辭不獲乃略陳公之平居節度
爲能真得持敬之方者以歸之愧無以發明潛德闡揚
實工以仰副孝子所須之萬一云爾

樂素齋記

友人姜士悅居尚州之飛鳳山下以其燕居之齋而扁
之曰樂素屬余記之歷三年而請愈勤余曰子有尊府

君在安敢遽應是命也士悅曰亦大人意也余不敢辭
始起而請樂素之義曰素有二義有曰儉素曰素位子
之所樂將何居乎士悅曰竊有取於素富貴貧賤夷狄
患難而不願乎其外之義也余應之曰子之意誠美矣
然余惟安素位而樂素履能無入而不自得超然於外
物之至而不以窮泰易其心者惟中庸之君子爲可能
非後生學者之所可驟語也蓋亦反其親切而先一卑
淺處以勉乎今子之居在尚之州城南門外尚卽山南
之一大都會也舟車商賈之所湊有金銀珍貨之饒氓
俗尚芬華子弟有遊閑公子之習子之居此也苟能不

染於俗而以儉素自守絕邊幅外循之弊而反忠信仁
厚之實遠聲色博弈之娛而崇詩書禮樂之教教子弟
則以浮麗豪縱爲戒結朋友則以謹愿篤敬爲貴是其
爲素乃不亦可樂而爲可傳可久之道歟斯與中庸成
德之事雖若卑且淺焉而蓋莫切於子之身矣夫悅勉
乎哉雖然樂者謂樂其所自得也非苟於外貌而具假
虛矯情之稱也或知素之可樂而又不能忘情於俗好
奢奢於綺紈珍羞之僭而實厭其淡泊焉則豈可曰安
而樂者哉此則士悅有不可自欺也士悅旣笑而歸乃
述其言而還之使之奉質于其過庭之際俟有所採擇

焉而揭諸齋壁以出入觀省焉

龍岡草廬記

日體仁讀書于家見客入隣家皓鬚魁顏眞長者也往拜之乃尚州上舍金公也體仁嘗來往尚州聞公名甚熟未嘗一與遇拜也至是而欣然奉語問所從來曰欲一遊江左久矣造河上登謙菴玉淵想見二先生之風往蘇湖謁李斯文乞銘轉來至此蓋欲與吾子一面也夜坐語數迴忽自誦其所居而屬以文曰吾鄉者嘗居尚之外南里近入白華山洞號迴龍者居之洞處一州之西陸地偏而境僻宅濶而勢阻風塵冠蓋之煩未嘗

及焉氓俗甚淳而多山樵野稼之樂吾結廬其中數椽
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種稻而藝麥有奴足以執耒耜
有二子讀書足以課學而忘憂自謂送老之計固無以
加此也知友來往之路乃或邂逅而將迎信宿而拚話
固不可謂全與麋鹿友之也遂以其居廻龍洞而名吾
廬曰龍岡草廬既自賦詩歌之與吾遊者多相與和之
願子文以記之也體仁辭未能因言曰諸葛孔明隱居
南陽之隆中後人指其山曰臥龍岡今公之名廬豈或
有慕於是歟公笑曰吾特因地名以名廬耳人之和吾
詩者或以爲說然吾竊以爲孔明不如吾也蓋孔明以





